

黑暗时代 三女哲

施泰因、阿伦特、
韦伊评传

Trois femmes dans de sombres temps

Edith Stein, Hannah Arendt,
Simone Weil



烈的愿望所驱动，这个愿望就是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
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



南京大学出版社

黑暗时代 三女哲

施泰因、阿伦特、
韦伊评传

Trois femmes *dans* *de sombres temps*

Edith Stein, Hannah Arendt,
Simone Weil

Sylvie Courtiine-Denamy

[法]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著

高毅 高煜——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TROIS FEMMES DANS DE SOMBRES TEMPS

Edith Stein, Hannah Arendt, Simone Weil ou Amor fati, Amor mundi

by Sylvie COURTINE-DENAMY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1997,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
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版权登记号: 图字10-2019-10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时代三女哲: 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评传 / (法)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著;
高毅, 高煜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Trois femmes dans de sombres temps: Edith Stein, Hannah Arendt, Simone Weil
ISBN 978-7-305-21782-1

I. ①黑… II. ①西… ②高… ③高… III. ①埃迪特·施泰因—评传②阿伦特(Arendt,
Hannah 1906-1975)—评传③韦伊(Weil, Simone 1909-1943)—评传 IV. ①B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700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黑暗时代三女哲: 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评传

著 者 [法]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

译 者 高毅 高煜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特约编辑 张祝馨 杨晓琼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40mm 32开 印张 12 字数 217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1782-1

定 价 69.00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我始终信奉这一格言：‘经历造人。’”¹

1933年：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全部权力，书籍被投进烈火。

1943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被镇压，人被投进烈火。

1933—1943年：这十来年，就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黑暗时代”。在这首诗里，他恳求“在我们后面出生的人”宽恕不懂得“为建立一个友爱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²。

黑暗时代：反犹太主义的兴起，《纽伦堡法案》，经济衰退最严重时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件使欧洲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反抗极右势力。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流行一句口号：“宁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阵线！”政治形势极度混乱。

塞利纳（Céline）、勒巴泰（Rebatet）、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布拉西亚克（Brasillach）、贝尔纳诺斯（Bernanos）、季洛杜（Giraudoux）等人都发出了仇恨的声音。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观念合流。在这个时期，诺言受到嘲弄，条约遭到践踏。

在这个时期，法国名誉扫地：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德国也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法国人做好为保卫但泽而牺牲的准备了么？教会解除了对“法兰西行动党”的禁令，而就在一年前，庇护十一世（Pie XI）不是还宣称“我们在精神上都是犹太人”吗？

“特洛伊战争”爆发。这就是奇怪的战争，然后是溃退，最后是大逃亡。贝当（Pétain）指责“享乐精神”，指责人们闲谈所有这些灾祸，鼓吹匡救道德。他们不是要把犹太人驱赶到马达加斯加吗？维希政府的法律一项又一项地出台。这个时期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希特勒采取了“最终解决方案”，建造了毒气室。在这个时期，人们感情冷漠，互相猜疑。教士们终于发出了抗议。抵抗运动组织建立起来了。盟军在北非登陆了。但法国南部地区也被德军占领了，法国犹太人也都被关进集中营，身份证打上了犹太人印记。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着墨索里尼（Mussolini）被推翻，盟军先后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

为了给“这个时代画一张像”³，我们选择了三位女性，她们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哲学家，几乎是同代人，她们就是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 1891—194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 1909—1943）。

三人都出身犹太家庭。她们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只因为是犹太人，命运就注定和别人不一样。埃迪特·施泰因的家庭恪守犹太教教规，西蒙娜·韦伊的家庭信奉不可知论，而汉娜·阿伦特的家庭则已经完全基督教化了。三人年轻时都对神学感兴趣。有两位曾

打算改信天主教，但只有一位如愿以偿。1933年，埃迪特·施泰因加入加尔默罗修会，但她并不因此否定自己的犹太血统，《新约》不就是嫁接在《旧约》上的一个分枝吗？人们能就此说是“改宗”吗？相反，西蒙娜·韦伊却否认《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承袭关系。《旧约》和那位全能而无情的、“统领万军的”上帝——耶和华，也是她彻底皈依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名义上的“普遍”教会的障碍。她长期在天主教会门外徘徊、等待，临终似乎也没有接受洗礼。而汉娜·阿伦特对她的犹太身份就像对她的女性身份一样，始终坚持，毫不掩饰。

三人都是哲学家，而那个时代对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三位年轻的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哲学正要风行于世。三人后来都引起了她们的老师们的注意，这些老师就是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阿兰（Alain），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而且想超越他们。三位才女的执教生涯都将在希特勒攫取权力之后遭受挫折，即使其中一人，即埃迪特·施泰因，是因为身为女性才不能获得教书资格的。不知是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权斗士（尽管她的立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相当保守）。只有西蒙娜·韦伊一人讨厌自己的女儿身，拒不承认她的女人身份，就像拒不承认她的犹太身份一样。

她们究竟是怎样解读现实生活的？

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要做这个黑暗时代的见证人，做“积极参与演出的观众”，不仅在报刊杂志上对战争进行跟踪报道，

还要参与行动，甚至投入战斗。而她们对政治关系和宗教关系又是怎样思考的呢？

1933年，埃迪特·施泰因向教皇进言，恳求教皇为她的族群颁布一道通谕，因为她感到一场新的不幸正在向这个族群降临，可是她没有得到答复。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决心对希特勒进行口诛笔伐，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反犹主义驱使她关注历史和政治。

西蒙娜·韦伊则始终拒不承认当时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有什么前所未有的新特性，她认为那不过是她所赞同的一种反犹太教思想在最近发生的变形，是希特勒对上帝选民观念的颠覆。

对于汉娜·阿伦特指出的极权世界的两大支柱——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西蒙娜·韦伊只承认后者的存在，殖民地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受压迫状况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在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以前，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把希特勒的政策比作罗马帝国的政策，担心法国会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块殖民地。

她们两人都曾援引“特洛伊战争”的范式来向人们警示，要谨防发生一场可能不再仅仅是以毁灭一部分世界为目的的战争。西蒙娜·韦伊把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衰落，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把权威与暴力混为一谈，并力图揭示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在那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中，她看到，被用来取代上帝的不过是一种新的暴政。

她们的著作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不时发生的一些悲剧性事

件有密切的联系。革命、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思想赖以植根的沃土，而埃迪特·施泰因则一边聆听尘世的动荡在加尔默罗修道院深处激起的回响，一边继续默想十字若望。

三人都曾经逃亡。1933年到1941年间，汉娜·阿伦特先是待在法国，后来去了美国，1951年加入美国籍。西蒙娜·韦伊先在自由区马赛避难，后来也去了美国，最终在伦敦病逝。埃迪特·施泰因逃到荷兰，后来和她姐姐罗丝（Rose）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1942年8月9日被送进毒气室。

她们的命运之途是相互交错的，尽管我们不能始终同时关注她们三人。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她们在1933年到1943年间的情况。三人都不可忽视，都令人瞩目，都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所驱动，这个愿望就是要了解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世间，要和这个世间和解，无论如何都要爱这个世间，爱命运，爱世界（*amor fati, amor mundi*）。

目 录

前 言.....	001
----------	-----

第一部 成长岁月

童 年.....	003
学业与老师.....	008
批判老师.....	025
从胡塞尔到托马斯	025
基督教哲学与法国存在主义	029
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	033
阿兰的“谈话录”	038
对女人特性的态度.....	041

“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041
埃迪特·施泰因是“激进的女人”？	043
“你们的儿子，西蒙”	045
“爱命运”与犹太人身份	049
本尼迪克塔嬷嬷：“这是我自己的秘密”	049
小写人称代词“我们”	050
变成本来的模样	060

第二部 对世界的态度 (1933—1939)

1933年	067
背对世界？	068
对世界负责	071
1935年	078
“在思想的世界自由自在”	080
“为了了解我的民族……”	096
1936年	101
西班牙时尚	104

“主义”的战争	109
1938年	113
“时不顺遂”	117
1939年	137
“迦太基的毁灭”在安妮·弗兰克的国家	140
法兰西，德意志帝国的一块殖民地？	152
“不可知论的毛病”	158

第三部 流 亡 (1940—1943)

1940年	169
奔向自由	177
血统与土地的宗教	182
1941年	198
多色的星	203
“我只能和杰弗逊一起说：至于其他，我仍然这样认为”	210
1942年	216
“我觉得自己是个逃兵”	223

特和希恩镇	226
“没有人念祈祷文”	228
战后犹太人地位如何?	236
1943年	246
难以置信	249
“法国教师在绝食自杀!”	256
跋	267
她们是“义人”吗?	267
为了一种友爱政治?	277
创造与毁灭	283
爱命运与爱世界	286
注 释	296
主要参考文献	341
译名对照表	352

第一部

成长岁月

童 年

埃迪特·施泰因 1891 年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兄弟姐妹 11 个，其中 4 个夭折，她最小。西蒙娜·韦伊 1909 年出生于巴黎，有一个哥哥，叫安德烈 (André)，比她长两岁。汉娜·阿伦特 1906 年出生于汉诺威，是独生女。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了一个鳏夫马丁·伯瓦尔德 (Martin Berwald)，他带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叫克拉拉 (Clara) 和埃娃 (Eva)，年纪比汉娜稍大。

三人在幼年时都备受困苦。埃迪特在自传¹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列数兄弟姐妹们的疾病。西蒙娜的母亲塞尔玛·韦伊 (Selma Weil) 曾多次以为要失去西蒙娜。汉娜的母亲保留了一本日记，题作“我们的孩子” (*Unser Kind*)，把女儿的小病小灾都当作了不起的大事记载下来。

埃迪特家恪守犹太教规。曾祖父约瑟夫·布尔沙德 (Joseph Burchard) 出生于波森，曾当过教堂里的祈祷文吟诵人，孙辈在家里都必须练习祈祷。埃迪特的母亲奥古斯汀·库朗 (Augustine Courant)，出生于卢布利涅茨，在哈西德教派中地位很高。她做木材生意，坚持正统宗教仪式的传统，庆祝宗教节日，埃迪特在自传

中用了整整一章来叙述这些。除了逾越节和犹太历新年，她还喜欢谈论赎罪日，这一天对她很重要，因为恰好是她的生日。“我认为，比起其他所有变动不定的宗教节日来，这个巧合更能激起母亲对其最小孩子的特殊柔情。”²可是她从来不陪母亲上教堂，只是躺在床上读书，思念故去的父亲，等候母亲归来。13岁起，她获得了守斋到晚的权利，直到她放弃犹太教信仰离开家庭之时，还保留着这个习俗。

西蒙娜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艺术家家庭，她家信奉“不可知论”，甚至是无神论。她只知道祖上属第三等级。读了巴尔扎克的书，她感到“犹太人”就是高利贷者的同义词！母亲很迟才把她家的犹太身份告诉她，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加里西亚人，母亲的母亲是维恩人，年轻时也受过苦。不过西蒙娜知道，她奶奶笃信犹太教，严守犹太人饮食规矩，不能容忍孙女和一个异教徒结婚。西蒙娜的父亲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出生于阿尔萨斯，已入法国籍。当父母之间说话不想让孩子们听懂时，就说德语。外曾祖父是个批发商人，文化修养很深，精通希伯来文，甚至能用它写诗。然而，1942年，西蒙娜在卡萨布兰卡准备乘船去美国时，第一次看到身着披巾、带着经文护符匣的虔诚的犹太人做祷告，却十分惊奇。乌拉迪米尔拉比（Wladimir Rabi）把汉娜·阿伦特看到艾希曼（Eichmann）案件时的发笑——她认为其荒谬性就在于其全部暴行——与西蒙娜·韦伊在卡萨布兰卡时的发笑做了比较，写道：“她笑了，这个傻瓜，像1942年5月西蒙娜·韦伊在卡萨布兰卡兵营里候船去纽约，看到一

起等船的犹太老人身着披巾祈祷时发笑一样，她们同样傻。”³她流亡美国时，只去一个犹太教堂，还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教堂！不过浸礼会教堂她倒是常去。

汉娜家是受过教育的犹太家庭，已经被基督教社会同化。父亲保罗·阿伦特 (Paul Arendt) 是个工程师，母亲玛尔塔 (Martha) 学过钢琴和法语。他们不遵守犹太教教规，但让汉娜陪着爷爷奶奶守安息日，和他们一起上教堂。可能就是应他们的要求，她才去柯尼斯堡，跟一个改革派犹太教教士赫尔曼·福格尔施泰因 (Hermann Vögelstein) 上宗教课。不过，她认识到自己的犹太特性，不是从家里，而是从大街上，是在一些幼稚的反犹思考之后。她承认自己“在形体上”是犹太人。——“我小时候稍大一点就知道，我有犹太人的相貌，也就是说，我的相貌与别人不一样”⁴——可是，后来当乌韦·约翰逊 (Uwe Johnson) 骂她：“汉娜，你可真像是从漫画‘七会堂’ (sept synagogues) 里出来的！”⁵，她还是装出了一副很吃惊的样子。确实，在此期间，纳粹散布的丑化犹太人的这种漫画形象，已经给他们带来了伤害。埃迪特·施泰因在改信天主教后，谴责这种“令人讨厌的漫画形象，它就像在哈哈镜里看我们”，否认“这种犹太人性就是犹太种族的必然结果”。不过，汉娜在儿时就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丝毫没有对她产生震动。“就那样，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爱命运”吧？

埃迪特的父亲在一次生意旅行中突然死于中暑，当时她还很小。“我记得，父亲在开始那次不归的旅行之前与我们告别时，我就被妈